

20世纪最畅销的魔幻经典

魔戒

王者无敌



[英国] 托尔金 著

译林出版社



of the Ring

魔戒

第三部：王者无敌

[英国] 托尔金 著 汤定九 译

郭少波 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戒(第三部):王者无敌／(英)托尔金(Tolkien, J. R. R.)著;汤定九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Lord of the Rings
ISBN 7-80657-267-8

I . 魔… II . ①托… ②汤… III .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732 号

Copyright © 1954 by J. R. R. Tolki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48号

书 名 魔戒(第三部):王者无敌
作 者 [英国]托尔金
译 者 汤定九
校 订 郭少波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4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67-8/I·229
定 价 (精装本)21.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篇

第一 章	冈多都城	3
第二 章	游侠骑士	36
第三 章	御驾亲征	59
第四 章	重兵压城	78
第五 章	星夜驰援	110
第六 章	沙场喋血	122
第七 章	火葬柴堆	137
第八 章	妙手回春	147
第九 章	决战前夕	165
第十 章	黑门开处	179

下 篇

第一 章	塔楼救主	195
第二 章	魔影之境	220
第三 章	厄运山口	242
第四 章	万众欢庆	262

第五章	国王加冕	275
第六章	依依惜别	294
第七章	重返家园	314
第八章	霞尔平乱	325
第九章	天涯永诀	356

附录

附录一	列国诸王大事记	371
附录二	大事纪年(西方年表)	437
附录三	第三纪的语言和民族	460

上 篇

第一章 冈多都城

皮平在刚多尔夫的斗篷下朝外面望着。他觉得自己似醒非醒的，始终处于飞速移动的梦幻中。打从这趟伟大的旅程开始，他就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黑咕隆咚的世界在他身旁飞掠而过。风声呼呼地在耳际轰响。他只看见转动的星星，和在右边天际向前移动的南部山脉沉沉的黑影。睡眼朦胧之中，他竭力回想着他们走过的时日和沿途的情景，可他的脑子迷迷糊糊的，记不清楚。

记得一开始旅行，他们就不停地在星夜中疾驰飞奔，当晨曦初露，他看到第一抹淡淡的金光时，他们抵达了寂静无声的小镇和山上那座空旷无人的大房子。还没来得及进去歇一下，那个有翅膀的魔影又飞来了，大家顿时吓得面无血色。皮平由于刚多尔夫已轻声嘱咐过他，所以在一个角落里昏昏睡着了。他浑身疲乏，但睡不踏实，依稀感觉到人们在来来去去，交谈议论，刚多尔夫在下达命令。后来大家又重新上路，乘着夜色迅速驰行。自那天他看过那块魔石后，已经过了两个晚上，不，三个晚上了。回忆起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一下惊醒了过来，身子瑟瑟发抖。这时，风声听去挺吓人的。

在乌黑的云障后面，出现了一道黄色的闪光，照亮了天空，皮平吓得往下一缩，不知道刚多尔夫已把他带入什么恐怖的区域。他揉揉眼睛，这才看清那是月亮，正在黑黝黝的东部阴影上冉冉上升，差不多已经滚圆了，看来现在离天明尚早，他们还要在黑暗中再飞驰几个小时。他挪动一下身子，开口问道：

“我们到哪儿了，刚多尔夫？”

“到了冈多王国，”刚多尔夫答道，“正在经过阿诺里恩地区。”

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不语了。接着，皮平一把拽住刚多尔夫的斗篷喊叫起来：“那是什么？看！是火，红色的火！这一带有龙出没吗？瞧，那儿也有一团！”

刚多尔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对着坐骑高喝一声：“快，捷影！我们要赶快跑。时间紧迫。瞧！冈多求援的烽火已经点燃。战火已经升起。瞧！阿蒙丁、伊来纳赫烽火台上也升了火，正迅速向西面传去：纳多尔、埃里拉斯、明一里蒙、卡兰哈德，一直到罗翰边界上的哈利弗里恩。”

可是捷影却停下了流星大步，改成慢步走了，接着，它昂起头一声长嘶。黑暗中传来了其他马匹呼应的嘶鸣，随即听到了隆隆的马蹄声，只见三名骑手策马飞驰而来，像月中飞行的幽灵那样一闪而过，在西方消失了。捷影这才又抖擞精神，跃身疾驰，夜色如呼啸的狂风，迅即将它淹没了。

皮平又开始昏昏欲睡，没怎么去听刚多尔夫在跟他说话。刚多尔夫正在告诉他有关冈多王国的习俗，冈多君王如何在边界山脉两边的山顶上建立了一个个烽火台，并在那里设立哨所，备有健壮的战马，以便随时执行国王的命令，派人去北方的罗翰或是南方的贝尔法拉斯传送消息。“北部的烽火台已经使用了很久，”他说道，“不过古时候冈多不需要烽火台，因为他们有七块魔石。”皮平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睡吧，别害怕！”刚多尔夫安慰他，“因为你不像弗拉多是去莫都，而是去米纳思蒂里斯，到那儿你就安全无事了，你那时可随便去哪儿。如果冈多陷落了，或者魔戒被夺走了，那么霞尔地区就将无安全可言。”

“你不用安慰我。”皮平说着，可睡意还是莫名其妙地向他袭来。他记得，在他进入梦乡以前，自己最后见到一片高耸的白色山



峰，西行的月亮照在这些山峰上，它们就如飘浮在云层上方的小岛一般闪烁发光。他不知道弗拉多现在何处，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达莫都，或者已经死了；他根本不知道，这天夜里，身在冈多以外的弗拉多，也正凝望着同一轮明月。

皮平被声音吵醒了。他们昼伏夜行，又过了一个昼夜。现在天又将破晓，黎明时分寒冷透骨，四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捷影跑得汗水淋漓，站在那里通身冒着热气，但仍然傲然昂首挺立，毫无倦怠的样子。它的一旁站着许多身着厚实斗篷的高个大汉，这些人的身后，影影绰绰有一堵石墙。那堵墙好像已经倒塌。但是天色尚未明，仍能听到匆匆忙忙劳作着的人声。锤子的敲击声、铲子的叮当声、车辘声声声入耳。晨雾中处处都闪烁着火把和篝火的火光。刚多尔夫在跟挡住去路的人说话，皮平一听，立即明白他们是在议论自己。

“可不是，刚多尔夫，我们认识你，”那伙人的头儿说，“你知道七城门的口令，可以打这儿。但是我们不认识你的伙伴。他是什么人？一个北方山区来的小矮人？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希望有陌生人来访，除非他们是伟大勇猛的战士，是我们能够相信他的诚意并给予我们帮助的人。”

“我可以在德内豪摄政王面前为他作保。”刚多尔夫说，“至于说是不是个勇士，那是不能用身材来衡量的。他经历过的战争和危险都比你要多。英格尔德，虽说你长得比他高一倍；他是从伊森加德战场来的，我们带来有关的重要消息。要不是他现在筋疲力尽，我会叫醒他的。他叫佩里格林，是个挺勇敢的人。”

“人？”英格尔德怀疑地反问道，其余的人跟着都笑了起来。

“人？”皮平大叫一声，此刻他已完全醒了，“人？当然不是！我是个霍比特！当然！除非需要的时候，做个霍比特并不比做人英勇多少。别让刚多尔夫骗了你了。”

“不打擂的人，倒有可能是创伟业的人，”英格尔德说道，“不过，霍比特到底是什么民族？”

“就是哈夫林，”刚多尔夫答道，“不过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不是，”他看到那些人脸上露出的惊讶神色，他又说道，“他不是哈夫林人，可与他们是同一个种族。”

“不对，和他一起跋山涉水的人是个哈夫林，”皮平说，“你们城里的博罗米尔曾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北方的冰天雪地救过我的命，为了让我免得落入众多敌人之手，他自己最后被杀害了。”

“别说了，”刚多尔夫说道，“这个悲痛的消息本应该先告诉他父亲。”

“这我们已经估计到了，”英格尔德说，“近来这儿出现了不少奇怪的征兆。好啦，现在你们快过去吧！米纳思蒂里斯的君主急着想见到任何带来他儿子最新消息的朋友，不管他是人还是……”

“霍比特，”皮平说，“虽说 I 不能为你们的君主出什么力，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当竭力而为，以悼念勇敢的博罗米尔。”

“再见！”英格尔德说，他的手下已经让出了一条通道，捷影就缓缓地穿过石墙上一扇狭窄的门。“但愿你给德内蒙陛下和我们大伙带来忠言良策，刚多尔夫！”英格尔德高声说道，“但据说你像往常一样，只带来悲伤和危险的消息。”

“那是因为我难得来，而总是在需要我帮助时才来，”刚多尔夫答道，“至于什么忠言良策嘛，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修佩兰诺城墙为时已晚。眼下只有你们的勇气才是抵御即将来临的大举进攻的最好防线——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希望。我带来的可能都是坏消息。你们还是放下铲子，快去磨利长剑吧！”

“傍晚前就能干完，”英格尔德说，“这是用来防御的最后一段城墙，不愁有人来进攻，因为它面对着友邻罗翰国。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你看他们会闻讯前来支援我们吗？”

“会的，他们肯定会来。为了支持你们，牵制敌人，他们已经打



过不少仗。目前,这条路和别的路都不安全了。不过别气馁!要不是我刚多尔夫,你们看到的会是来自阿诺里恩的大批敌人,而不是罗翰的骑兵。有这种可能。你们提高警惕吧!再见!”

刚多尔夫现在进入了拉马斯埃科那边的辽阔土地,冈多人称那块地方为外墙,是当年伊锡利恩在他们的“敌人”进攻下陷落后,冈多人费了大量劳力修建起来的。外墙从山脚开始向外伸出一百多里,然后再绕回来,把佩兰诺原野围在墙里。原野上是绵长斜坡上美丽肥沃的土地,和深深落入安达因河河谷的倾斜的层层台地。围墙东北部离米纳思蒂里斯大城门的最远处,约有四十里,那一段围墙矗立在一道起落的山坡上,俯瞰着河边的漫长浅滩,修建得更为高大而坚固;因为从码头和奥斯吉利亚斯桥那边来的路,要从这儿由重兵把守的城门通过,两边还筑有带城垛的塔楼。围墙东南方离城最远处,只有十里多一点。在这里,安达因河在南伊西林的埃敏阿嫩山左边拐了一个大弯后,突然急转向西;围墙就升起在大河的陡岸边,下面是哈隆登的一些码头和船埠,供从南方各地溯流而上的船只停泊。

外墙内土地肥沃,耕地广袤,有许多果园,农庄上家家都有烘房、谷仓、羊圈和牛栏,从高地上流下来的条条小溪,潺潺流过绿地,汇入安达因河。不过那里庄稼人和牧民不多,绝大多数冈多人不是住在城里的七环居住区内,就是住在洛萨纳赫山地的高谷中,或者住在更南面的莱本宁,那里环境舒适,有五条湍急的溪流。在高山和大海之间,居住着又勤劳又勇敢的人,他们都被认为是冈多人,其实他们的血统很混杂。他们中有一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人,祖先是誰,现在已无从考查,在有国王们之前的黑暗时代,那些人就已居住在群山里。再过去,在贝尔法拉斯辽阔地域,伊姆拉希尔王子住在海边的多尔阿姆罗斯城堡内,他和他的子民具有高贵的血统,身材高大,都有一双令他们自豪的蓝灰色的眼睛。

刚多尔夫在策马飞驰了一段时间后，天已渐渐明亮。皮平醒来了，就抬头望去。他看见左首是一片雾海，正在东边升起有一个黯淡的阴影；在他的右边，是一座座群峰高耸的大山，向西延展而去，接着急转直下，突然而断，好像是在造地的过程中，河水冲穿一道大壁垒，削出一个大山谷，使这片土地后来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那里是两山交界处，远处是艾雷尼姆来斯的白山，近处那座黑黝黝的大山，刚多尔夫称之为敏多洛因山，山上幽谷深处，一片暗紫色，山脊在越来越强的日光中渐渐露出白色。那座防卫严密的城市建在此山突出的拐弯处，共有七道石墙，古老的石墙坚固得像是由巨人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而不是铸造而成。

皮平惊讶地凝视着，只见一道道朦胧的灰石墙渐渐变成白色，在晨雾的红霞中披上一层淡淡的红光，太阳蓦然跃上阴暗东方的上空，射出万缕金光，照在卫城上。皮平惊喜地叫出声来，因为那个埃克西利翁塔楼正屹立在七环墙的最高一道墙上，犹如一枚珍珠和银制的巨钉，在天空下熠熠闪光，光彩夺目，塔尖有水晶的质感，城垛上几方白旗在晨风中猎猎飘扬。他听到又高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清亮的银号声。

刚多尔夫和皮平在冉冉升起的阳光中，策马来到冈多人的大门前，那两扇铁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

“刚多尔夫！刚多尔夫！”人们喊道，“我们知道攻击真的即将来临了！”

“是冲着你们来的，”刚多尔夫说道，“所以我才飞也似的赶到这儿。让我们过去！我必须见你们还在位的君主。不管怎样，你们熟悉的冈多王朝就将结束。让我过去！”

人们一听到他那不可违逆的声音，都往后退开了，没有再进一步问他，只是神色诧异地盯着坐在他前面的那个霍比特人和他那匹坐骑。因为这个城里的人骑的马都很小，而且除了国王信使队

的坐骑之外，街上难得看见马匹。他们说道：“这准是罗翰国王最剽悍的战马之一吧？也许罗翰骑士很快就会来支持我们。”捷影昂昂然顺着漫长的坡道而行。

米纳思蒂里斯的结构共有七层，每层都凿山而建，各有一道石围墙，每道墙上都有一扇门，但是七扇门并不建在一条线上，城墙正大门在墙的东面，上面一层的门面向东南，第三层的门向东北，就这样一扇前一扇后地交错着向上而建；所以那条攀登石城最高城堡的路，要先拐向这边，然后又穿过山坡。道路每次经过大门的纵线时，都要穿越一条拱形隧道，那隧道穿过一块巨大的石墩，这个大石墩的突出的大石块将石城第一层以外的各层都一分为二。一方面是由于原始的山势，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能工巧匠艰苦的劳动，在大门内宽广的院落后面，矗立着一座塔形的石棱堡，它的边缘锋利得像船的龙骨，面朝东方。石棱堡很高，几乎和最高一层的地面相齐，顶上建有城垛。所以站在城堡上的人如同巨轮上的水手一般，可以从棱堡的顶端看到七百尺下的大门。城堡的入口虽然凿在巨石中央，但也是朝东凿的；然后经过一道点着灯的上坡路，直达第七层门。这样，人们也就到了王宫和白塔楼脚前的喷水池。白塔楼巍巍壮观，从地基到楼顶高三百余尺，塔楼顶上冈多人的大旗在平原上的一千多尺高处迎风飘扬。

这确实是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城堡内只要尚有手持武器的人，即使千军万马也难以攻克；除非敌人能从后面登上敏多洛因山较低的山崖，再爬上把卫城和山体相连在一起的那个狭窄山肩。不过这个和第五层墙齐高的山肩筑有高大的壁垒，直达西面的断崖边；壁垒内有不少房屋，还有已故国王和君主的陵墓沉睡在高山和塔楼之间。

皮平眼望着巨型石城，心里越加惊讶了，石城的雄伟和辉煌出

乎他的想像；它比伊森加德城堡巨大、坚固且美丽得多。不过，无可否认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城堡已日趋凋零，居民至少已减少一半。他们所经过的每一条街上，一些府邸大宅的拱形大门和院门上都刻有许多漂亮的陌生字母，还有古代的图形。皮平猜想那可能是在这里住过的名门望族的名字和标记，可是眼下这些房子已经冷冷落落，宽阔的人行道上寥无人迹，门厅里没有说话声，也无人从门口或窗户上向外张望。

他们终于走出幽暗之区，来到第七层的门前。和煦的阳光从河那边照射过来，照耀在平滑的城墙、坚固的柱子和雕有一个状如戴着王冠的国王的头像的巨形拱门上。此时，弗拉多正在伊锡利恩的林中空地跋涉前进。刚多尔夫在门前下了马。因为城堡里不允许骑马，捷影只好在主人轻声吩咐下无可奈何地被带走了。

门卫身穿黑袍，头戴着形状奇怪的头盔：顶部高耸，护颊很长，紧贴着脸，上面插着海鸟的白翼。头盔银光闪闪，因为它们确是用真银打造，是从鼎盛时期沿袭下来的。黑袍上绣着一棵白花盛开的树，树上方是一个银的王冠和许多光芒四射的星星。这是伊伦迪尔继承者的侍从号服，这种号服，眼下除了喷泉院前王宫的城堡门卫外，在冈多已经没有人穿。而号服上那棵白树，以前曾生长在喷泉院内。

刚多尔夫一行到来的消息，似乎已经传到这里，他们没有受到盘问，立即就获准入内。刚多尔夫快步走向白石铺就的庭院，一股清泉在清晨的阳光下喷涌，周围是一片青翠的草地；但在草地当中却有一棵枯树，它低垂在喷水池上，从枯树的光秃的枝头和断枝上凄然下滴的水珠，一滴滴落入清澈的池水中。

皮平随在刚多尔夫后边，对那棵枯树匆匆瞥了一眼，暗自想道，它看去多凄凉啊，他不明白这儿别的草木都照管得整整齐齐，为什么却偏要留下这棵枯树。



七颗星、七块魔石和一棵白树。

他蓦然记起了刚多尔夫轻声说过的这句话。这时，他跟在刚多尔夫后边，发现自己已经来到王宫大厦的门前；他走过身材魁梧、沉默不语的门卫身旁，进入阴凉和影影绰绰的石屋内。

他们走下一条漫长而空荡的铺石走廊，行走中，刚多尔夫对皮平悄声说道：“说话小心些，皮平少爷！决不能没规没矩！塞奥顿是个和蔼仁慈的老人。德内豪可是另一种人了，虽说他没有被称为国王，但也是一个高贵而权势显赫家庭的后裔，又骄傲又狡猾。他可能会问你许多问题，主要是由你跟他说话，因为你能告诉他有关他儿子博罗米尔的消息。他也许很溺爱他的儿子，但那主要是他们两人并不一样。但凭着这股父爱，他认为可以容易地从你的嘴上了解到他想了解的情况，比从我这儿了解更方便。除了必要说的事情外，别跟他说得太多，别对他说弗拉多的事。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他谈的。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别说阿拉贡的事。”

“为什么不要说？阿拉贡怎么了？”皮平小声地问道，“他不是打算来这儿吗？反正他本人不久就会来的嘛。”

“很可能，很可能，”刚多尔夫说，“不过，就是来的话，谁也料不到他来的时间和方式，甚至德内豪也不会知道。这样更好，他至少会不露声色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刚多尔夫在一扇闪亮的金属大门前停了下来。“你知道，皮平少爷，现在没有时间向你介绍冈多的历史了；要是你在霞尔的丛林里掏鸟蛋和逃学的那会儿学过一些冈多的历史的话，那就好了。现在，听从我的吩咐吧！在你向一个君王带来他的继承人的死讯时，再提到有人会来向他要回王位，那就未免太愚蠢，太不聪明了，明白了吗？”

“要王位？”皮平惊讶地问道。

“对，”刚多尔夫说，“如果这几天你一直都在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那么现在该醒醒了！”说完抬手敲门。

门开了，但看不见来开门的人。皮平看到一个大厅，大厅两边宽阔的过道里分别有一排大窗户，所以厅内很明亮，外面有几根直抵屋顶的黑色大理石的石柱，大柱头上雕刻着许多奇禽怪兽：大厅宽大的拱顶幽幽暗暗，全部镶嵌着彩色的花窗格，隐隐闪着金光。在这个庄严的大厅里，没有悬垂物，没有历史故事的雕刻图案，也没有任何编织物或者木制品。但在石柱之间有一群默默站着的高大的人像，都是用冰冷的石头雕刻成的。

皮平蓦地想起了刀劈斧凿般的阿冈纳斯岩石。当他往那排历届国王的石像望去时，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敬畏之情。走到尽头，有一座有许多台级的高台，台上有一张高高的王座，上方有一把形如王冠头盔的大理石罗伞；王座后面的墙上，雕刻着一棵点缀着各式宝石和花果的树。但是王座上没有人。王座的高台脚下，最下面那个又宽又深的台级上，一把毫无装饰的黑石椅上端坐着一位老人，他手握一根金杖头的白色权杖，两眼定定地凝望自己的膝部，他没有抬头。他俩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直到离老人的脚凳三步之遥处才停下。然后刚多尔夫开口道：

“尊敬的米纳思蒂里斯摄政王，埃克西利翁之子德内豪！在这危难的时刻，我给你带来消息和建议。”

老人这才抬起头来。皮平看到他那一张轮廓分明的脸，颧骨隆起，面皮呈象牙色，一双乌黑深邃的眼睛中间嵌着一个长长的鹰钩鼻。他看去并不怎么像博罗米尔，倒有些像阿拉贡。“眼下的形势确实危急，”老人说道，“刚多尔夫，你们竟在这样的时候跑来。种种迹象表明，冈多即将遭到劫难。现在对我来说，更糟的是我自己的厄运。我听说你带来了亲眼目睹我儿子阵亡的人，是他吗？”

“是的，”刚多尔夫答道，“这是两个亲眼看见的人中的一个，另